

烟台故事·志书谱牒

文韵融融

——衣氏家族历史文化记忆

衣文敏

一

吾生于栖霞，长于栖霞，小时候听闻些许衣姓相关的传说故事，多少年过去，已成为朦胧的记忆。随着年龄增长，作为衣氏子孙，我满怀思乡念祖之情，开始对那些模糊故事的追溯。

20世纪90年代初期，我任中共烟台市委宣传部文教科科长时，一个周日，时住烟台市幸福军休所的我邻村后阳窝衣振武兄（团职离休干部）与其亲家、时任烟台市书法家协会主席的柳志光先生光临寒舍，席间振武兄向我讲述了他小时候到栖霞“衣马莹”上坟祭祖的故事。振武兄回忆，他自八九岁开始，每年清明节大清早都要跟随大人到距其村（后阳窝）4公里的栖霞县城“衣马莹”上坟祭祖，他说“衣马莹”衣氏始祖墓碑勒“衣太公之墓”。振武兄还告诉我：“到衣马莹给衣太公上完坟后，还要赶紧返回村里，跟着祭祖队伍赶往釜甌吕东岱衣氏腾支中心莹地上坟。”振武兄生于1928年农历二月十九日，我俩均为衣氏腾祖（衣腾）十五世孙，系二世五支子缙祖、三世冠祖、四世应运祖之直系子孙。

据《衣氏全谱》记载，腾祖（衣腾）居十五里垢村，生六子：长子子隆住釜甌，次子子昌住中刘家沟，三子子富住杜家黄口，四子子贵住马耳崖，五子子缙住西崖后，六子子绅住小东庄。二世祖六兄弟之名寓意：谕教后世，自强不息，隆昌富贵，耕读出仕。据统计，腾祖支前四世就有男子58人，腾祖后人分散于全县数十个村庄。其五子子缙祖生四子：长子冠住西崖后，次子永新住西三里店，三子永美住小东庄，四子永芳住南乔家。冠祖生五子：长子应乾住西崖后，次子应坤住北照，三子应奎住芦子泊，四子应运和五子翔运住釜甌。应运祖生五子：长子孔郁（庠生）住釜甌，次子孔武（庠生，住大河北），三子孔震（庠生）住前阳窝，四子孔巽（庠生）住后阳窝，五子孔孚（庠生）住西崖后。吾系五世祖孔武后人，振武兄系五世祖孔巽后人。孔武祖生二子：长子琛（庠生）住大河北，次子玖（庠生）住埠头，琛生五子：长子日新住大河北（后人旅居东北延吉），次子又新住大河北（后人住大河北和古村），三子廷秀住大河北，四子廷福住大河北（后人迁居莱阳西关），五子廷禄住

大河北。

二

2016年春，我有幸虔读由栖霞沙岬村衣仙公等于1938年编修的《衣氏全谱》，谱记：“衣冠，字君赐，陕西山阳副堂，山西临汾正堂，公家累万金，好善乐施，值栖霞岁荒，以私蓄赈济四社饥民，因有仁厚长者之称。卒葬釜甌吕东岱”。吕东岱乃衣氏腾支釜甌中心莹地，由三世冠祖及四世应运祖等主持修建，应运祖为明万历年间岁进士，历任掖县训导，升胶州府教谕，累升山西临汾知县，年迈未仕。据春祖（衣春）后人衣景尧（原栖霞县法院院长、人大副主任）老先生对我讲述：吕东岱衣氏祖莹“头枕花儿山，脚踩荷花湾，怀抱釜甌山”；衣冠祖去世后，栖霞釜甌、艾山、郭落、唐山四社万余衣氏族人人为他送灵。传说灵柩下葬时，突然一只抓鱼郎（一种无尾尖嘴鸟）嘴里衔的一条活鱼从空中落到送殡的大鼓上，与此同时，吕东岱北山脊上一只狼仰天长嚎。作法道士遂高声附唱：“鱼打鼓，狼下丧，姓衣的辈辈世世出状元。”有人问：能出多少状元？道士回曰：“能出一石零八斗小米的状元！（意为很多）”不料在场的一位妇人插言道：“还辈辈世世出状元，辈辈世世出几个学官也好呀！”冠祖之四子应运祖取得科第功名后，在由胶州教谕累升山西临汾知县之前，一直是分管教育的官员。据说从那时起，当地便形成了出殡时严禁女人踏入坟地的规矩，只能在次日圆坟时方允许女人到坟地，后来成为栖霞乃至胶东许多地方流传的一种丧葬风俗。

《衣氏全谱》又载：腾祖六子中，子隆、子昌、子富、子贵、子绅兄弟五人卒后均葬釜甌北泊，只有五子子缙及其部分后世子孙卒后葬于釜甌衣氏中心莹地。清明节釜甌吕东岱衣氏中心莹地祭祖上坟场面极为隆重：上坟者有来自西崖后、北照、杨树泊、观里、芦子泊、釜甌、大河北、前阳窝、后阳窝、沙岬、埠头、古村、大丁家、城子沟、小庄、小东庄、西三里店、南乔家、毕郭等二十几个村庄的子缙祖后人。上坟时鞭炮轰鸣、香火腾腾，三叩九拜，祭祀祖宗。各村除带有大量供品，还带有礼品，由居住釜甌村的衣冠祖后人杀猪宰羊宴请参加祭祖的族

人，既保持了宗族共同祭祖的庄严肃穆，又增强了宗亲的凝聚团结。

据《衣氏全谱》载：春祖（衣春）之子献（衣献）及其后人分别居住在槐树底、枣林庄、城子沟、泉水店、隋家集、白汤地、汉桥、孙疃、古镇都、釜甌、迴龙芥、蛇窝泊、东院头、上庄、范家庄、衣家庄（亭口）、衣家洛汤、杜家黄口、芦子泊、任家庄、西乔沟等二十余村；增祖（衣增）则住佛落顶村，其后人分居佛落顶、潘家岭、朱留、院头、西柳、纸坊、于家沟、王家庄、徐家庄及官地、桃花芥等十几个村庄；散支泊子衣氏族人，起自三世胜祖（衣胜），其后人分居泊子、北衣家庄、于格庄、清江口、南照、万家庄、杜家黄口、前庙后、祝家芥及招远毕郭、官地等十几个村庄……

三

衣氏家族，起自大唐，发迹蓬莱，兴盛栖霞，华夏蕃衍，源远流长，根脉相连。“龙起云雨兴，虎行风伯从，圣人德化作，万民光泽生”；“腾子冠应孔，琛廷儒德璞，富郇为斌文，东（钊）桐（威）骏”；“景德文才广，恩林喜兆昌，建福中承业，富贵庆春祥”；“正可荣纯立，思方冠启元，世守从先进，天保定玉成”……

悠悠岁月塑造了衣氏家族可贵的家风家训：“耕读为本，奋发坚韧，唯真唯实，忠孝立身，谨言慎行，与人为仁，厚道清明，平淡做人。余之素志，所好林泉，栽花种草，养果锄园。吾不欲声名振地富贵惊天，惟只愿茅屋不漏布衣常穿，樽不乏酒，炉不断烟”。

走遍天下，不如栖霞，山清水秀，美丽如画。群山峻峭，逶迤连绵，湖泛碧波，粼光灿灿。春花如海，秋果满山。长春湖畔，太虚宫殿，道教圣地，千古丘仙。白洋河畔，古镇都边，牟氏庄园，民俗集典。山水之城，陶然清明；花果之城，馨香淙淙；人文之城，大师恢弘；秀美之城，光彩辉映。祖脉栖霞，奔腾涛涌，源远流长，子孙升平。

有诗赞曰：峰峦叠嶂胶东甲，丹霞流宕溢光华，八景生辉多绚烂，城头朝霞瑞气匝。莹莹碧水锁壑峡，长春湖畔居仙家。牙山雄峰抱旭日，艾山巍然挽红霞。方山晚市映翠微，崮山丽景神造化。漫山盛开幸福花，苹果之都誉天下。世外桃源气质雅，风水宝地醉华夏。

往事如昨

奶奶的韭菜盒子

张子曰

人间烟火千样，爱有万种，可最戳我心尖的始终是奶奶的韭菜盒子。它像一枚时光的印章，深深盖在我成长的岁月里，那是家的味道，爱的味道。

几十年来究竟吃了多少奶奶亲手烙的韭菜盒子，从来没有放在心上，总以为理所当然。直到不久前，我目睹86岁的奶奶颤巍巍地为我烙出一炉金黄色的韭菜盒子，才知奶奶多年的忙碌，只为我那句“最爱吃奶奶烙的韭菜盒子”。这句话我什么时候说过，根本不记得，竟揉进了奶奶心里，成为奶奶一生爱的承诺。

那是清明节前的一个早晨，春寒料峭，我下夜班刚进家门，就接到奶奶的语音留言：“子曰，中午我烙韭菜盒子，想着来拿。”我家距奶奶家不过15分钟路程，近到一开窗，似乎就能闻到奶奶厨房飘来的油香。当走进奶奶家时，她已经戴着老花镜，坐着小马扎，在阳台上择韭菜。见我走到跟前，满脸的疲惫消失了大半。她把韭菜摆在一张报纸上，然后一把接一把地抓起，不停地捡去杂叶草屑，稍微发黄的叶子都要抽去，甚至叶子上不起眼的尘沫，她都要用手指向下捋掉。我也抄起一把，学着奶奶的样子择起来。

如今奶奶身板还算硬朗，但满脸纵横的沟壑掩不住风霜，那双曾经抱着我、牵着我走路的手，如今也布满了斑点，可当她说起做韭菜盒子时，浑浊的眼睛里立刻就会泛起亮光，变得精气神十足，手脚也变得麻利起来。不用问，她今儿一定是天刚蒙蒙亮就起床了，因为她要亲自去早市买最鲜嫩的韭菜。坐久了，奶奶身板发硬，腿也酸，她用力挺了一下腰身，从韭菜盒子聊到不放心我独自上夜班。聊着聊着，奶奶打了一个盹儿，而后立马恢复精神，就开始干活了。

接下来，是洗菜、控水、切菜，每一步，奶奶都做得慢悠悠，嘴里念叨着：

“我孙女爱吃鲜的，水分控干，馅才抱团，咬着才香。”韭菜盒子好不好吃，关键在调馅。奶奶将敲碎的鸡蛋倒在碗里，搅匀后倒在油锅里炒得金黄鲜嫩，拌上细碎的韭菜屑和黑木耳丁，撒上适量的虾皮、味精提鲜，再滴上几滴香油。简简单单的食材，经奶奶一调，香得勾人心魄。

奶奶调起面来更为娴熟，但免不了不时直直腰、揉揉手指。我要搭一把手，她愣是不让，说：“奶奶做得来，你坐着等就行。”和面也有门道，适量的面粉倒在盆里，先用热水烫一半，再用凉水把烫的面和未烫的面一起调和得软硬适当，再放到面板上使劲揉。那一刻，我才真正懂得，那双不再光滑柔软的手，为我揉进了多少的操劳与疼爱。

面揉好了，稍微醒一醒，然后熟练地擀皮，包馅。奶奶一面捏着模样相似的韭菜盒子，一面说我小时候馋嘴，刚出锅的韭菜盒子烫得直跺脚，也舍不得放下。说着说着，她就笑了，眼角的皱纹挤在一起，温柔得像春日的阳光。包好的韭菜盒子，整整齐齐地摆满了箅帘，弯弯的、鼓鼓的，像一个个小月亮。

打开电饼铛，在铛面上擦一层油，奶奶将一对对韭菜盒子摆上去，落盖几分钟，就听到油滋滋啦啦作响。奶奶用铁铲子翻着盒子，翻过来的韭菜盒子金黄闪亮，香味扑鼻，撩人食欲。

一炉韭菜盒子出锅了。奶奶先夹到白瓷碗里，用嘴轻轻吹着，一遍又一遍试着温度，不烫了，才递给我，同时叮嘱：“慢些吃。”我咬下一口，热气在口中散开，外皮酥脆掉渣，内里鲜香，韭菜的清新与鸡蛋的醇香交融，温热的汁水在舌尖滋润，吞下去，满满的都是家的味道。这时候，如果谁问世界上最美妙的滋味是什么？那一定不是山珍海味，而是奶奶亲手烙的韭菜盒子。